

技术与道德之间： 文化祛魅的困境反思与突围^{①②}

□文小勇 石颖 [清华大学 北京 100084]

【摘要】自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对工具理性下的技术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过度膜拜与迷信,导致了人的主体性、道德灵性和文化个性以及价值取向的迷茫与丧失,正是对西方工具理性超强膨胀带来的西方社会的现实文化困境的反思,西方学者开始从传统儒学价值理性的合理性方面来寻求解读困境的路径,以便实现文化突围并尽快走出文化困境的阴影。

【关键词】工具理性; 技术主义; 祛魅; 文化困境; 传统儒学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05)01-0037-05

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西方欧美国家进行的生物工程、电子遥感、海洋探测技术的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等高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把人类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享受”与“便捷”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的许多追求、许多梦想和许多预言都已成为了现实。这种“享受”与“便捷”让人类感受到科技现代化所带来的超强实惠,也正是这种实惠使人类陷入了对技术社会的膜拜与迷信,技术至上主义成为人们的最高信条。他们把机器等现代化工具看作是测量一切的万能标尺,把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视为人类现代化的唯一目标。诚然,这种理性化的过程确实也带来了技术与工业的巨大进步。然而,不可否定的是,我们所经历的20世纪是一个发展与破坏、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纪。我们既目睹了人类登月梦想的实现,也目睹了类似广岛、长崎于一瞬间化为灰烬的惨剧。科技进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带来的后果使人类日益感觉到自身的强大和改造外界环境方面所蕴涵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同时又使人类逐步认识到自身极其脆弱的一面。现实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了非人化的技术统治,工具理性所能关注的是非人格化的逻辑关系,它以可计算的效率为主要追求目标,拒绝一切价

值考虑的介入和个体文化取向。因此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人们在品位到技术社会的诸多实惠的同时却也意味着价值选择的彷徨,对当代社会泛行的工具理性的超效率原则的缺陷,人们陷入了技术主义文化反思的困境。正是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文化困境,人们开始思考从传统的东方儒学价值理性的批判的理解与把握中寻求其合理的现代意义,以求在一定程度上对工具理性带来的文化困境找到解读的路径。

一、从“上帝死了”到“人死了”

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就是一部痛苦的文化演进的历史,也是一个世界的“祛魅”^①过程。从工具理性的维度上讲,就是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里的一切不可测量或计算的东西都可以通过祛魅的过程来加以解除,从而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变得更加明白,行为更为理性化,对自然和社会的控制更加有效,人类的生活也更为便捷与宽裕。然而,当我们面对工具理性统摄下技术社会所带来的人的价值迷惑和文化选择的困境时,不管从现代文明的理性化过程中品尝到多大的实惠与快乐,对我们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的深度质询并非毫无意义。当看到工具理性

① [收稿日期] 2004-03-27

② [作者简介] 文小勇(1975—)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华侨大学社科系副教授;石颖(1979—)女,清华大学医学系硕士。

的膨胀而使得人们不得不遭遇人格丧失的命运时,韦伯曾经说过:“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1]因而,从这个意义或角度上看,我们今天这个所谓的高度理性化的社会,是一个已被祛魅的世界,是一个价值缺损、意义失落和文化选择陷入困境的时代。这是工具理性下技术社会中超效率原则所带来的残酷缺陷。

现代工具理性的强化与扩张而造成的一个严重的技术主义极端,就是人类本身也逐渐丧失了固有的主体性而被完全对象化,人只是仅仅成为了现代大机器的附庸,即,人只是工业机器和政治机器的附属物。人除了服从技术规程和制度规范外,别无选择。在现代高科技程控下的分工体系中,人作为其中的主体角色的个性遭到泯灭,人的独特需要被扼杀,人的情感受到了无情的漠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不过是一个泯灭了人的文化个性的畸形技术社会,从机器大生产到华盛顿的五角大楼,从农场到政治机构的运作,处处可见的是技术专制下四肢高速运转的“现代奴隶”。所以,那些曾经庄严宣告过“人是目的”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们,如果今天他们能复活的话,是否想过会遭遇今天的尴尬呢?他们乐观地预言,随着现代工业化的完成,这一理想化的“目的”将会完满地成为现实。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却让人们面对如此无情的现实——工业化已经日益趋向于非人化。技术专制和非人化的倾向,让我们面对的只有日益严重的价值危机和主体文化选择的困惑。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高度工业化和工具理性化的西方一些国家,存在主义的沮丧和主体价值观的失落已经不只是一个学院讨论的范畴,更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主义和技术异化的严厉批判,从不同的方面深刻地揭示了这一严峻的现实。因此,面对现代技术的超强异化所带来的文化个性和主体性的丧失,哲学家弗洛姆伤心地喊道:“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2]所以,工具理性化的技术主义,它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享受”和便捷,同时也使人类日益陷入到价值取向的彷徨和文化选择的困境。

二、诗人与物理学家的“冲突”

人类于世界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则在于通过自己

的思想和活动来促进整个世界的和谐、统一和进化。显然,这样的世界是富有人情味的,是一个人性化的世界。正是在这个富有人情味的世界里,富有神奇想象力的诗人才会有无数的维柯式的“诗性智慧”^[3]和自然灵感。因此,在充满人性目的诗人那里,比之现代技术社会的纯粹数学工具来看,他们把整个古典思想,无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中世纪神学,都统统纳入到某种类型的目的论图式或框架之中是很自然的事了。人们在这个图式或框架中,既可以自由地阐释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也可以用来描绘和说明丰富多彩的自然运动图景。这样,当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奎那等人一再追问宇宙的目的而强调宇宙的秩序观念时,我们就会自然地理解到这不仅是指某种一般的普适性法则,而且特别蕴涵了人类某种伟大而神奇的造物或创世意图的旨趣^[4]。在这样一个充满灵性的自由空间里,人们可以自由地驰骋以及冥想宇宙的完美形式,更可以体验和感悟宇宙的生命律动并与之倾心交谈。浪漫的诗人期许的就是这样一副蕴涵生命活力的动人图景。

然而,在物理学家看来,浪漫诗人的期许只不过是多情的梦想。20世纪工具理性的畸形膨胀,使得现代技术全面异化。虽然功利化的技术理性在为人类谋取物质利益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反自然、反人道的行径却也使现代科学失去了应有的人性光彩。特别是现代科学取代神话、宗教、哲学和艺术而承担起宇宙的揭秘功能,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伽里略说:“宇宙是一部用数学符号写就的大书,那么,洞悉其中的奥秘,不能仰赖神秘的体验和浪漫的想象,而只能诉诸实际的经验观察、严格的逻辑推论和精确的数量计算。”^[5]于是,科学探索与目的论的解释成为背道而驰的纯粹悖论,变成了仅仅关注客观事实的精确而描述性分析。孔德则说:“作为我们智慧成熟标志的根本性革命,主要是在于处处以单纯的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现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来代替无法认识的本义的起因。”^[6]但是,当近代科学沿着实证主义的轨道不断推进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它不仅打碎了蒙昧主义的枷锁,而且也附带地挤压了人类特有的灵性、情感和想象的伸展空间,于是就出现了牛顿的彩虹与诗人的彩虹之争。牛顿用他的棱镜揭穿了彩虹的秘密,但一个诗人却悲叹道:“我不想要科学来告述我/彩虹究竟是何物/光学所能教我的一切,能否展示/你那令我痴迷的形状,就像我梦见隐藏在你光环里那些珍宝和黄金?/当科学把

魔法的面纱/从造物的脸上揭去/原本是多么可爱的幻想/现在却受缚于冷漠的物质定律!^[7]。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现实?!

在浪漫诗人的视域里,20世纪是“技术世纪”,其本质特点就是技术凌驾于一切灵性之上,使科学固有的技术理性过度膨胀而导致片面的技术化和功利化。因此,把“自然的祛魅”释义为“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情境和感觉”^[8]那么,于浪漫诗人而言,现代科技的进步无异于谋害了人类的最亲密伙伴。它“剪断天使的双翼,以条条框框征服所有神秘”⁹;“杀死太阳,使它成为一个带有墨点的气球”¹⁰;“把小精灵从青草中赶走”¹¹;“罗望子树下夺去了仲夏夜之梦”¹²。而在理性化和世俗化潮流汇成滔天巨浪的时代背景下,浪漫诗人为自然的祛魅而伤感似乎是不合时宜的挽歌。边沁饶有兴味地讽刺说“诗歌创作的目的在于给人带来精神愉悦,可他却总是打开一条通往更深切的痛苦的道路。”^[5]在边沁眼里,诗人也好,诗歌也罢,都不过是自怜自爱、自寻烦恼。因此,诗人还有其存在的价值所在吗?而诗人却认为,科技理性已经作为一种操作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东西居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地位,对人类社会实行着全面的异化统治,并由此形成了现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单向度社会”和“单向度的人”,从而也使追求快乐回避痛苦成为了唯一切合人性的法则。

诗人与物理学家争执或冲突的实质在于对待人类本身与自然的态度上。其实,物理学家有其合理之处,诗人也有诗人偏执的一面。那么如何来加以调和二者之间的分歧呢?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从批判技术理性的文化基础入手,构建一种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在内的后现代科学,以便彻底改造技术理性的文化基础,并特别强调东方儒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文化范导意义。诚然,如果我们能够在扬弃“天人合一”的原始含义基础上赋予其合乎科学的现代理性并用于现代文化困惑的解读,是否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缓解诗人与物理学家之间的冲突关系呢?

三、“失意”的苏格拉底与“得意”的傻子

思想家韦伯在探讨现代科层官僚的人性问题时曾经悲凉地感叹道:“他们只需要秩序,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他们如此适应这种秩序,以至一旦礼崩乐坏,他们就会惶惶不安而畏缩不前,一旦被解聘,就会一

落千丈——我们都被卷入了这种发展;至此,中心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如何进一步发展它和推动它,相反,却是我们如何反对这个机器,以维护人性和灵魂免受分割,免受科层生活理想的支配^[9]。这集中反映了工具理性下超效率原则的缺陷所在——现代人格魅力和灵魂的消失。但在功利主义思想家那里,这个超效率原则以及精确的数字化法则却最终被引向了人性道德和人格魅力评估的科学化。边沁称:“不论人们的行为存在多大差别,都可以在‘苦’与‘乐’的共同单位上得到通约,就像自然万物的运动都能还原为某种形式的引力一样。因此,根本性的问题不在于质的高下而在量的大小。”^[5]他甚至设计出“强度”、“纯度”、“持久性”、“确定性”、“继生性”等诸项指标,试图运用数学方法对苦乐进行精确计算,而计算的结果,甚至连在功利主义墨水中泡大的密尔也感到震惊与困惑,失意的苏格拉底竟比不了一个得意的傻子!^[10]倘若作一简单的引申,把功利之一的苦乐计算看成是道德生活的祛魅,那么,这种祛魅的实质蕴涵即在于人性问题上的目的论图式的消解。正是从这个角度舍勒批评说,现代道德所造成的一个最深层次的价值缺损,就是“高贵隶属于有用”,或曰“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11]。如果说科学研究的实证性和精确的数字化必然地要应用于自然领域的话,那么将类似的原则贯穿于现代科层的组织管理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消解主体的文化个性、人格魅力和特有灵性。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种现代性的道德价值缺损出现的根本原因何在呢?按马克思的话说,是因为社会的基础结构发生了根本转型。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冲破传统自然经济的限制,使古来就有的牟利冲动获得了可以无限伸张的纯粹形态。工具理性固有的缺陷也在这种纯粹形态下得到无限而合理的张扬。当所有商品都在交换价值及其货币符号的抽象形式上得到通约的时候,将世间的一切东西转换成商品并计算其货币量值的大小或多少,就不仅变得可能,而且真的成了现实。因此,随着理性化进程最终导致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数字化,祛魅就合乎逻辑地表现为将所有形式的浪漫和崇高都浸泡于功利谋划的冰冷之水中,过去人们一向不能出让的东西,这时都可以拿来交换;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为了买卖的对象。^[12]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美尔把货币看作是手段变成目的的最极端的例证。他认为,从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商品经济时代的货币一样,如此彻底而毫无保留地变

为一种心理上的价值绝对,变为一种统御我们行为取向的无所不包的终极意图。^[13]熊彼特感叹道,由于合理化进程不仅解除神秘魔咒,而且赶走浪漫的热忱和形而上的价值信仰,资本主义也就只能用“股票交易所”充当“圣盘的可怜的代替品^[14]”了。因此,高度数字化的现代社会,在用所谓的现代工具和技术对这个本来就充满灵气的社会进行祛魅的过程中,也将人性特有的高贵德性与道德价值一并给祛除了。这很难说清是人的悲哀还是社会的进步。面对这种纯粹经济形态下工具和技术的全面异化以及社会道德的急剧颓毁,韦伯强烈而伤感地说道:“我们的前面都不是‘夏日将临’,而是冰冷难熬的极地寒夜。在一无所有的地方失去权利的不但有恺撒,还有资产阶级。当这长夜开始渐渐露白,那些今天还被灿烂鲜花簇拥的人,还会有几个活着?”^[15]以工具理性为核心取向的现代文化的畸形膨胀,已使这个世界的丰富魅力和灵性的蜕变,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可以说,人类文化个性、伦理道德和主体灵性的丧失,乃至终极价值的耗散和社会整体性意义的失落,已经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品质。试问,在这种情境下,饱含智慧的大师能比得过一个坐拿面包的傻子吗?

四、传统儒学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文化困境的一种解读

面对工具理性效率至上主义所带来的困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西方世界,人们深深地陷入了文化选择的困惑与价值取向的迷茫。思想家们在经历工具理性困境下文化选择的末路上,开始从东方文化智慧中寻求问题的答案。这时,中国的传统儒学的优秀精华无疑是他们解读现实文化困惑的最佳路径。曾有西方学者甚至包括国内某些学者坦言:中国文化,包括传统的儒学毫无理性可言。这种观点是对中国文化传统本身缺乏理性分析的盲目定论,不切实际。事实上,中国传统儒学自先秦开始就自觉地对现实理性给予了理性的关注,并形成了理性主义的传统。尽管在内在意义上,儒学与西方的理性具有较大的分歧,但它有自身的独特的文化效应。虽然儒学所理解的理性一开始便具有明显的伦理化特征,但在以仁道为核心的儒学体系中,理性主要不是体现为一种效率至上的原则,它追求的并非是通过如前所说的“现代祛魅”过程,即通过对一切现象,包括人的道德、理智等的纯

粹数字化计算去有效地完成单纯的功利目的,而是强调一种仁道的自觉贯彻。在仁智合一的形式下,价值的关怀远远超越了事实本身的认知。个人的道德自觉压倒了功利的谋划而成为理性的核心表现形式。正是这种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工具理性的片面膨胀。

客观地说,儒学这种单向的价值关怀原则的缺陷,对于现代文明构建所要求的理性化机制还有相当距离。换句话说,如何使理性化的现代内涵由狭义的道德自觉转向目的与工具的内在的延伸和统一?这也是儒学本身在应对现代化挑战时所必须解决的课题。合乎现代意义上的理性思路的话,我们对传统儒学应实现价值取向中片面的伦理理性独尊的扬弃与工具理性合理价值的重新确立。诚然,儒学固有的机智理性有其自身的局限,但它对人的存在意义的关注和仁道人格的确立,无疑有助于抑制工具理性的超强膨胀。由此看来,在确认工具理性的合理价值意义下,恰当地吸取和引入儒学的人文精神以及仁道原则,显然是避免现代社会技术僭越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儒学仁道原则在化解工具理性所带来的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的不合理之间的矛盾冲突或促使二者的统一方面,亦有其现实的理论潜力和实践导功能。

尽管相对于工具化社会所倡导的非权威化、非独尊的宽容与正义原则来说,传统儒学价值体系在这方面未免显得有些先天不足。因为它不仅强调群体原则在总体上的优先,而且最终陷入了对个体原则的狭隘理解与片面压抑。然而,工具理性下的极端个人原则及其流弊日益突显并引发严重的人际危机,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现代西方一些思想家,如哈贝马斯早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强烈地指出东方儒学所蕴涵的个体责任与群体认同价值取向是值得注意和开掘的宝贵思想资源。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在确认个体原则并科学延伸其本质内涵的同时,又能以开放的态度吸纳儒学注重个体责任与群体认同的价值理性,以及“己所不能,勿施于人”的忠恕信条,这对化解现代人际间的紧张而重建主体间的和谐关系,无疑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在科学主义驱使下,社会普遍尊奉着一种文化选择上的相对主义,并由此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和道德理想的普遍冲突,时下里随处可见的所谓的“意义危机”、“信仰危机”、“虚无主义”以及庸俗的“荒诞感”等等无非是生活意义和主体文化价值迷失的体现。相对于此,传统儒学孕育的却是另一

种理性思路。如果我们能够摒弃儒学中固有的独断化倾向,那么,传统儒学对确立坚定的人生信仰和培养乐观向上的高尚人格,以及克服种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则又提供了某种价值观的依据。

自从康德疾呼“人是目的”后,人本主义思想得到了无限制的张扬,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人类无限膨胀的享乐欲望,造成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分裂,其结果就是人确实成了自然的主人与万物的尺度,同时人的本质也被异化——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在现代思想家的意识中,文明危机或曰文化危机是出自人类的自主性的丧失和科学技术无节制的发展。正如杜林所说,社会平衡完全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打破的^[15],正是科学丧失了它的活生生的人的意义。因此,工具理性超强凸现所带来的科技全面异化,促使人们去对它进行深层意义上的文化反思,力图走出异化过程造成的文化困惑。他们重新提出了“科学人文主义”旗号并融通东西文化,注重科学的东方文化传统,尤其是对传统儒学合理价值理性的现代延伸与挖掘(如日本和新加坡)。萨顿在详细地分析了东方人文智慧对近代科学兴起的意义后指出:“实验科学不仅是西方的孩子,也是东方的孩子;东方是他的母亲,西方是他的父亲。”^[16]很显然,当西方面临科技和人格双重文化困境并寻求合理的文化突围时,对东方文化智慧,特别是儒学的理性价值观加以现代改造、阐释和科学发挥,从而在西方文化圈外对工具理性的文化困惑进行解读并力图走出这种双重文化的阴影,无疑是一个自然而合理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 韦伯. 以学术为业[A]. 学术与政治[M]. 北京:三联书店,1998.48,117
- [2] 狄斯·萨克塞. 生态哲学[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121
- [3] 维柯. 新科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4] 欧文. 古典思想[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36-158
- [5] 转引自张凤阳. 解除魔咒与价值迷失[J]. 南京社会科学,2001(12)
- [6] 孔德. 论实证精神[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0
- [7] 转引自艾布姆斯.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502,500-507
- [8] 格里芬. 科学的返魅[A]. 后现代科学[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2
- [9] 转引自比瑟姆. 马克思·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85
- [10] 密尔. 功利主义[A]. 西方理学名著选读(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42-245
- [11] 舍勒. 价值的颠覆[M]. 北京:三联书店,1997.141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32
- [13] 齐美尔. 货币哲学[M]. 伦敦:1978.232
- [14] 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72
- [15] Stephen. N. Dunning. Dialectical Reading[M].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97.29
- [16] 美]乔治·萨顿.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5

The Culture Predicament of the Tool - Reason and the Moral Reason and Its Breakout

WEN Xiao - yong SHI Y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essay points out the serious culture predicament of the tool - reason due to the over - emphasis of the tool - reason , which just lead to the heavily loss of the own judgment , initiatives , natural charm , and even the personal ethic of modern people . By analysis of the Ru - theory 's value - reason to help modern people , especially in the west ,to overcome the culture predicament of the tool - reason .

Key Words tool - reason ; culture predicament ; traditional Ru - theory 's value - reason ; modern application

作者: [文小勇](#), [石颖](#)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 北京, 100084](#)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5, 7(1)
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16条)

1. [韦伯](#) [以学术为业](#) 1998
2. [汉斯·萨克森](#) [生态哲学](#) 1991
3. [维柯](#) [新科学](#) 1989
4. [欧文](#) [古典思想](#) 1998
5. [张凤阳](#) [解除魔咒与价值迷失](#)[期刊论文]-[南京社会科学](#) 2001(12)
6. [孔德](#) [论实证精神](#) 1996
7. [艾布姆斯](#)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 1989
8. [格里芬](#) [科学的返魅](#) 1995
9. [比瑟姆](#) [马克思·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 1989
10. [密尔](#) [功利主义](#) 1987
11. [舍勒](#) [价值的颠覆](#) 1997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7
13. [齐美尔](#) [货币哲学](#) 1978
14. [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1979
15. [StephenNDunning](#) [Dialectical Reading](#) 1997
16. [乔治·萨顿](#)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 1989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

1. [刘玉霞](#) [民国时期广西小农的经济状况](#)[期刊论文]-[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 25(9)
2. [陈万求](#), [刘志军](#), [CHEN Wan-qiu](#), [LIU Zhi-jun](#) [以道驭术:儒家技术伦理思想探悉](#)[期刊论文]-[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2(1)
3. [李波](#) [技术与道德的博弈](#)[期刊论文]-[信息化建设](#)2006(3)
4. [陈广仁](#), [CHEN Guangren](#) [科学主义的36个定义](#)[期刊论文]-[科技导报](#)2010, 28(9)
5. [杜杰](#) [经济转型与伦理重构](#)[期刊论文]-[经济师](#)2003(6)
6. [张以明](#), [张英](#), [ZHANG Yi-ming](#), [ZHANG Ying](#) [作为现代性基本现象的技术主义](#)[期刊论文]-[学习与探索](#)2007(5)
7. [戴艳军](#), [李伟侠](#), [DAI Yan-jun](#), [LI Wei-xia](#) [论技术的道德控制](#)[期刊论文]-[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 24(6)
8. [万长松](#) [Π. K. 恩格迈尔的技术哲学](#)[期刊论文]-[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9(2)
9. [高剑平](#), [万辅彬](#) [技术工具理性与道德价值理性的时空追问](#)[期刊论文]-[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 22(1)
10. [赵磊](#), [Zhao Lei](#) [技术对人性的叛离及其人性化解救](#)[期刊论文]-[齐鲁学刊](#)2010(6)

引证文献(1条)

1. [梁军](#) [“祛魅”与“赋魅”:工程的伦理之思](#)[期刊论文]-[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8(7)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b-shkx200501009.aspx